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先旦自署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二千冊 實價五角

翻譯者 潘 光 旦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望平街

譯者弁言

美國耶魯大學講師亨丁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是當代一箇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他的著述極多。四年前他發表了一本絕有趣味的著作，叫做種族的品性 (The Character of Races)，裏面專門討論中華民族性的筆墨，竟有四章之多，散見於其他章目裏的片段又有數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則來準繩中華民族性的學者，以前不是沒有，不過我沒有見過再比亨氏敘述得更詳細推論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我當初曾經在留美學生英文月報的書報介紹欄裏介紹過；但語焉不詳，並且國內的讀者未必有機會見到。所以很早就想把他們抽出來，譯成中文；替他們起一箇總題目，叫做：『自然

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到現在才算得到了機會。

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總括四章大意的文字，嫌他有些無謂的重複，所以節去未譯。

譯本內容，約有五分之四，曾經陸續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

一九二九年七月，潘光旦。

目 錄

譯者弁言	一
一 中國歷史中的廻環	一
二 北中國與南中國	二五
三 饑饉薦臻的夏楚	五五
四 中華民族的選擇與淘汰	八九
亨氏所引參攷書目	一二七
譯者附註十五則	一二九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一 中國歷史中的廻環

一部中國歷史是幾箇周而復始更迭遞轉的大節目所造成的；這些大節目，順着次序，是：外族的侵陵，人口的移徙，人文的進步，人文的退步，政治的混亂，接着又是外族的侵陵。這些外族大都來自西北方，或是北方，就是，來自土耳其斯坦「新疆」青海」和蒙古的沙漠一帶，或來自滿洲。最初侵入現在中國地域的也許就是原來的華人，但是對於這層我們還沒有完全確定。後來的外族有匈奴人，蒙古人，韃靼人，和滿洲人，他們都是遊牧的民族，或是遊牧民族的後

奇。派干 (E. H. Parker) 在他寫得很生動的中國歷史裏說，『歷史初期裏的薛細亞人 (Soythians)，匈奴人 (Huns)，匈奴人實在和後期裏的突厥人與蒙古人沒有甚麼分別，在分布上也許有些不同罷了。』就是滿洲人也是和他們一派的。

西史中的 Parthians, Mamluks, Mongols, Seljuk Turks, Ottoman Turks，和許多比較不出名的小族都和近代滿洲人有血統關係的。這許多派別，和滿洲人一樣，不但善於侵略，並且再三征服和統治過亞洲大陸上一切文化很發達的國家。中國便是這樣的一箇國家。我們除非對於秦代（公曆紀元前二四九）以來中國北方民族的勢力先有相當的了解，一部中國史便讀不通；中國許多重要的朝代和政治的領袖大都來自北方幾省，而北方幾省的人口大都是韃靼人和華人交婚後的子孫：這些事

實，我們也不便忽略過去。（引威廉士 F. W. Williams 語。）

中國北方雖有長城一類的保障，雖不缺少披堅執銳的大軍，但是土著的華人始終沒有把雖未開化而却有能力的戎狄永遠阻擋住，他們抵禦的成績，至多不出二三百年，便失敗了。每失敗一次，便有大批的胡人蜂擁似的向南侵佔，安土重遷的華人，不用說，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了。大凡逢到中亞細亞一帶〔即指蒙古新疆一帶〕天時久旱，例如公曆紀元前第三世紀，紀元後第四第五世紀，又如第十二第十三世紀，這種侵略的災難（安知不就是幸福？）總是特別的厲害。由此可知遊牧民族之所以征服中國，一半是因為受了經濟的逼迫，一半也因為他們富有領袖的能力；凡屬遊牧之民都是重領袖的。

就中國方面說，外族侵陵的時期，也就是內部混亂的時期。一壁有旱災——這和沙漠一帶之地一樣——久旱之後又有水災，和其他

天行的錯亂，一變又有因為他種原因而發生的內部的退化；天災人禍，裏應外合，不久就把華人陷入了無政府無紀綱的狀態。在這種時候，北部的華人感受二重的壓迫，一是生計的愁苦，二是外族的侵奪。結果，有許多人便自然而然的向南或向東南遷移。人口的遷徙，當然也有時候因為比較積極的動機，例如，想覓到比較膏腴之地，或未經開墾之地，或見遷往之地生計充盈，文物薈萃，想去沾一些光。但是，中國大批人口的流動，十九是因為荒年和胡族的侵略，並且沒有一次不是朝南走的。好比波浪似的向着一箇方向推移。有史以來，也就推移過不少的次數。第一次便是從陝西東北部河套一帶華族發祥之地向東南黃河下流逐漸推移，到布滿黃河流域為止；後來的移民便直接從北方幾省向南了。一直要到差不多耶穌誕生的時候，即中國有史以後二千年，這種移民的波浪才推到現在的廣東。

北方人民南徙之後，剩下的空隙就被胡人填滿了；這些胡人生活一有了定所，就立刻受中國文化的同化，同時也和華人在血統上發生混合，逐漸養成一派新的，有生力的，人口。中國史上開創帝業的人大多數若不是真正的外族人，便是韃靼與華種混合後的產果。例如，『中國北方，從公曆紀元後三〇九到四三九年，即自劉淵都平陽到北涼降魏，中間稱帝稱王的無非是匈奴，通古斯，吐蕃，吐蕃與通古斯的混合種，和已經移徙過的通古斯等的族人，外加華族自出的叛徒，綜合起來，正不知有多少小「朝代」。』（語出派干，見前。）直到公曆紀元後五八一年，即隋文帝開皇元年，華族才自立了一箇朝代，統治南北，但就在隋朝創業者的血統裏，因為以前移殖的關係，恐怕一定也有韃靼或蒙古族的成分。到紀元後一三六八年前的三百年間，就是明代立國以前，北京一帶的平原就完全在韃靼人手掌之中。

明代是華族首屈一指的土著的朝代，並且統治中國北部到四百五十年之久。「譯者按此數不確，其實有明一代不過三百年」。把一切外族入主中國的朝代綜合了看，恐怕中國北部受外族統治宰割的年限要比受華族自治的長久，至於號稱華族土著的君主恐怕也有不少的從北方沙漠一帶移來的血在他們的脈管裏。

外族入主中國北方的初期裏，南遷或向東南遷徙的華族便進入土人的境界，不久就把土人的地位替代了。揚子江流域當然最先受這種民族更替的影響，以後逐漸南推，以至於廣東，雲南，海南島等處。更後，在東南各省的華族又向南移植到台灣，印度支那，爪哇，和馬來半島等，即今華人總稱為南洋的地方。要是沒有歐洲文化同時自西漸東在南洋作一樣有力的活動，中國文化到得今日，大概不免已經執了南洋的牛耳。華族南遷的歷程中，比較的沒有和土人

發生血統上的結合，却遲早往往把他們殲滅了。不但血統方面不發生多大關係，就在文化方面華族也沒有沾過土人多大的光。這種事實恰恰和北方的相反：在北方，華族受胡族的強力征服，同時胡族却被華族的文化征服了；今在南方，華族用強力把土人征服了，但是土人沒有相當的文化來做一些反征服的工夫。我們把華族自北徂南不斷的移民的歷史認清楚了，我們便不覺得奇怪爲甚麼『真正的華人在舊的中華版圖內往往找不到，却要到比較遼南的地方才找得到；因爲遼南的地域當初雖不屬中國版圖，却很早就有華人移植，如今所尋到的華人，便是這種移民的後裔。』（語出派干，見前。）

中國歷史的迴環經過了外族侵略，內政混亂，和人口移動的三箇段落後，便進入一箇人文進步的時期。這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實。在外族所創立的新朝代的領袖人物之下，例如蒙古人，滿洲人，中國歷

史總有一箇典章文物盛極一時的一箇期限。中國史蹟裏最可注意的一端便是：凡是外族勢力發達的時期和地域裏，在在有新的發明，新的見解，和別的文物演進的步驟。這是怎樣解釋呢？大約外族從沙漠一帶移入中國本部，移徙之際，所受淘汰的影響很大，所以能夠達到中國本部的分子大都是異常有才力的人。中國歷史的每一箇廻環裏，總有向上舒展的一節，這便是這種有才力的人所造成的。

滿洲人便是很好的一箇例子。他們近代的『墮落確是一箇事實——那似乎是和一箇比較高級的文化發生接觸後所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把他們早年的豐功偉烈掉頭不顧。』（語出威廉士，見前。）他們不但征服了滿洲和中國本部的全部，并且奄有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高麗。即在希馬拉亞山以南印度以北的不丹尼帕爾也受了他們的冊封，印度支那半島裏的暹羅也聽命於北京，同時緬甸安南都歲

時入貢，絲毫不敢疏虞。滿洲人的勢力並且踰海而東南，把臺灣也收入了版圖。

清代的所以爲大陸帝國，比較元代愈爲鞏固；成吉思汗和他的子若孫果然可以號召俄羅斯，亞米尼亞，和波斯的君王親自入朝聽命，但四傳之後，到忽必烈汗的時候，元代實際的統治權祇限於中國本部十八省，他和波斯，蒙古，滿洲的諸親藩不住的發生爭執；此外，蒙古人在智識事業上和文學上，也不是滿洲人的對手，所以待遇被征服的民族和管理被征服的土地的財富起來，也沒有滿洲人一般的手腕和把握。（語出派干。）就是在他們執掌政權的末日，滿洲人也還出過幾箇偉大的人物，例如慈禧太后。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把圓明園燬了，接着皇室就築了一座頤和園，凡是有賞鑒能力的人，見過這座頤和園的，沒

有不感覺到：一箇民族能規畫佈置出來偌大的一箇園景，一定是一箇具有絕大才能的民族。就部分而言，功力容有不到的地方，但全部的規畫真是堂皇壯麗極了。舊時科舉取士的制度，也許不是甄別吏才的一箇善法，但是真要成功，與試的人非有異常的潛心，異常的毅力，和其他高尚的心理品性不可。要是滿洲人沒有多量的這種品性，他們在科舉裏成名的人一定不會多，但事實上却不然。據一九一〇年即宣統二年的縉紳統計，四一〇箇由科舉出身的朝臣疆吏和其他大官裏，五〇箇是滿洲人，三箇是宗室。

試閱滿洲人的歷史，可知他們中間特殊才智的產生，至少局部是由於自然淘汰的效力。在這裏我們當然要認清楚，在自然淘汰能夠發生效力以前，一族中間一定先要有種種不相同的人品，否則淘汰將無從活動，自生物學方面言之，就是先得有種種突變，或異乎常態

的簡體才行。這種突變和異常的簡體也許是向着某種特殊的方向變去，作一番有目的有順序的演進，或者受了環境狀態的淘汰感化才會發生；至於甚麼是這種環境狀態，我們如今還不得而知。不過這層和我們目下的討論不甚相干。我們只須承認一羣之中，各簡簡體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或各簡體自身活動的方式，可以使這一部分生存，使那一部分滅亡，所謂淘汰和選擇的作用便是。

滿洲人最初見於史乘，約在公歷紀元後第七世紀的初年。那時候有自稱契丹——馬可波羅遊記中的Cathay大概就是契丹的轉音——的民族向中國北部開始侵略「譯者按此亦不甚確，拓拔魏時已有契丹之名，且契丹以前，其他東胡種族若烏桓等，對於中國很早就有侵略的行爲」。當初雖被華族擊敗，退歸北方，但是到了第十世紀初葉，

就立起國來，「太祖阿保機稱帝，尋又改國號曰遼。」又二百年之後，契丹爲女真所滅，這女真族便是近代滿洲人的直系祖宗了。又大約一百年之後，女真人所立的金國又被蒙古人驅逐出中國國境之外，當時蒙古人的領袖便是成吉思汗。此後凡三百年光景，我們就差不多完全聽不見滿洲人了，他們已經退踞滿洲東南隅的老巢，繼續過他們半開化的生活，沒有甚麼可以稱道的文物；但依然是很有體力很有才幹的一箇民族。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他們的領袖中間有名努爾哈赤的開始握大權，不久就建設了一箇滿洲王國，又不久就把中國征服了。

這都是很普通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在這裏要了解的是：滿洲人經過了千餘年的南北移徙，若干次的和異族爭競以後，所受的淘汰的影響一定是非常嚴酷的。滿洲人的韃靼祖先似乎都是遊牧之民，幾千